

睡塌了的床

□ 李孝存（甘肃定西，国企职员）

去年11月，妻姐在家不慎滑倒，摔伤了腰。我们前往探望，傍晚时帮忙做饭。当饭菜香气弥漫整个屋子时，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。我打开门，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挡在门口。“小姨姥爷好！”这才知道是妻姐的外孙放学回来了。几年不见，小家伙已经长到一米八，看着是大小伙子，但嗓音仍带着稚气。

他一进门，就把书包往自己房间一扔，一屁股陷进沙发里，抄起茶几上的水杯猛灌几口。“渴死我了！”他喘着气说。他小姨姥姥递过一碗饭和一盘菜：“给你姥姥送去。”等我

把饭菜摆上桌时，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坐下狼吞虎咽起来，我不禁感叹：难怪他长得这么高大壮实。十四岁的年纪，体重已经一百八十斤，好在个子够高，倒也不算臃肿。

等孩子妈回家，小家伙突然抱怨道：“我的床睡得难受死了！”我问他怎么回事，外甥女解释说，孩子长大了，原来的儿童床根本承受不住他的体重，床板都被压塌了。

第二天我去修床，掀去被褥，只见床板中间凹陷，像一艘小船，两头的木板高高翘起。“以前给他买的儿童双层床，小时候上面还能放东西，

后来他长高了，总撞到头，就拆掉了。这些材料够用吗？”外甥女解释道。经过我横三竖二地敲敲打打，再结合原有的床架边框，整张床很快又变得结实了。

“小姨姥爷，吃饭啦！哇，床修好了吗？”小家伙兴奋地跑过来。我笑着说：“你试试看。”他妈妈闻声赶来，连忙制止：“别跳！”但小家伙已经迫不及待地坐上去，使劲晃了晃，惊喜地喊道：“太结实了！纹丝不动！谢谢小姨姥爷！”铺好床板和被褥后，他坐在床上左看右看，开心得连中午饭都忘了去吃。



爸爸的报箱

□ 宋祥（安徽蚌埠，网络作家）

进入爸妈小区时，一扫眼，瞧见那墙上悬挂的一排绿色报箱有一只大开着，定睛一看是爸爸的报箱。我走上前，轻轻地合上报箱，怯怯地触摸那颜色斑驳、生着锈迹的箱体。蓦地，心头一阵痛楚袭来，泪水噗噗落下。

爸爸健在时，每天都会来到报箱前，掏出钥匙打开报箱，取出一叠报纸，每次还生怕报纸遗落在报箱里头，总要伸长手臂探进去摸索一番，确认后才把报箱轻轻锁上。回到家，爸爸摊开报纸，一一捋平，铺在阳台的桌子上，

然后仰坐藤椅，凑近明媚的阳光，架上老花镜，开始细细品读：蚌埠日报、安徽老年报、新民晚报、文摘报……一篇又一篇，连报纸的中缝内容也不放过。读到精彩的，爸爸便招呼患有眼疾的妈妈过来，大声朗读给她听。有时，爸爸边读边批注边评说；有时，和妈妈一起讨论，兴致很高。

爸爸是98岁故去的。年逾九十后，每天上下楼取报的事便落在我们儿女身上。今天就是弟弟取报忘了关报箱。如果哪次忘了取报，爸爸就莞尔一笑：

明天再取吧！我们哪会等到明天，忙完家务活，便赶快下楼取报。

爸爸读报，每次都把好文章用小剪刀小心裁下，贴起来，便于日后翻阅。余下的旧报纸，爸爸一一归拢整齐，码在写字台一侧。

如今，爸爸离开我们一年多了，绿色报箱犹如一位垂垂老矣的故友，似乎在述说着什么；笔筒里的铅笔、小剪刀附着尘埃；妈妈枯坐在阳台的藤椅旁沉默不语。只是，爸爸朗朗的读书声不再荡漾，读报人换成了他的儿女。

